

**陈染：**因为我之前曾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，有些影响，所以我没有任何“关系背景”就进入了作家出版社这样一个当时特别有名气的大社。

除了到出版社做些必做的工作，我极少外出。到别人家里去做客，常常使我感到慌乱，无所适从。当然，一般情况下我能够做出坦然状。平日我在自己家中，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，写写画画，清理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。有时，忽然而来的到访，或者打乱思路的事情，都会让我产生一丝紧张感。

谢天谢地，熬了几十年，我终于坚持到可以退休了。说起来好笑，那一天，退休手续一办完，我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回家了——这辈子的班总算上完了，有事没事的会也总算开完了，我真心感激单位对我的护佑和善待。

岁月流逝，现在，我基本上宅在家里。那种紧张感，已经渐行渐远。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你是一个敏感、细腻的人，在工作和社会中，是不是经常有“很吃亏”的感受？

**陈染：**我从小是一个比较敏感且自认为非常善良的人，所以难免在内心里与外部世界碰撞的东西就有点多，尽管我常常并没有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。

人成长的经验是在生活中慢

慢积累的。我觉得文学和社会都是“革命的大熔炉”，使人成长。我个人的成长经验大致是：少年只知愁滋味，长大才懂平和与释然。少年时代的愁多是矫情的夸张的，现在的平和释然是心理的阅历。

有时候我回想“从前”，觉得自己在现实中天真得一塌糊涂。社会经验的匮乏，难免会遇到社会上那种体面的小人或者阴暗病态人格的人。与之发生交集，只能陷入与“狼”较量、与“猪”摔跤，换来满身创伤与污泥。当然，换一个角度想，这种“遇见”也是好事，因为极品小人往往带给我们极速成长。

我也常反省自己：永远不要高估自己散发出去的善意，也永远不要低估反射回来的恶意。

一个成熟的人必须面对和接受平常的甚至乏味的生活，而写作，算是我释放这种与现实生活冲突的一个重要的途径。至于你提出的对待现实的那种“游刃有余”，我从来都不是很擅长，但应该会越来越轻松自如。我自己要求自己不高，自在就好。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我读你的“黛二”那组小说，上世纪70年代

末期，社会道德风气和价值观念特别保守陈旧，甚至还有很强的封建主义观念，包括我读伊蕾的诗《一个独身女人的卧室》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，对女性很不友好。

**陈染：**是的。实际上我小说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有很强的叛逆色彩，中国历来是性别意识很强，不仅仅在文化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性别色彩也很强。女人，就应该充当什么社会角色，有很多不言而喻的、约定俗成的东西。

当然，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。黛二这个女主角，是想冲破这种限制，包括爱情的价值观。小说中的“我”一直期待一个爱人，一份爱情，她的爱情对象顺理成章是一个男人。但是，后来她看到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，尊重不同是一种文明，即使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，但作为一个个体，也应得到尊重。女人为什么只能期待一个男人呢？是谁规定的必须？她甚至想到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的结合，有很强的功利的色彩——要生育。从中国最原始的神话，到西方的神话，我们读到的故事，都能感觉到，因为传宗接代，生育和爱情紧紧



**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按照心愿选择异性，选择婚姻，但别人也可以有别样的选择。**

